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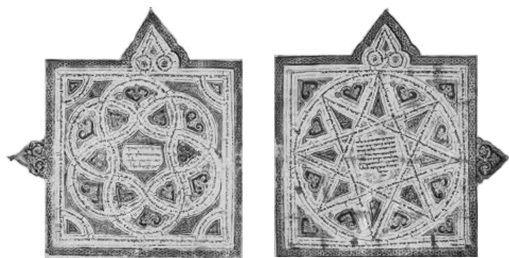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犹太人大流散——以犹太阿威罗伊主义回应迈蒙尼德^{*}拉赫莉·哈利瓦^{**}沈剑或^{***}译

【摘要】传统上认为，犹太人的大流散是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而受到神圣的惩罚。迈蒙尼德以及其他犹太理性主义思想家曾试图用更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但甚至连他们也没有脱离“犹太人犯罪导致流亡”的经典解读范式。根据迈蒙尼德的观点，犹太人被驱逐出家园是因为他们从事占星术活动。在他看来，这是犹太律法所禁止的，也导致他们未能制定出合适的军事战略。本文中，我将介绍艾萨克·波卡尔的自然主义观点，其观点与迈蒙尼德等人提供的自然主义解释背道而驰。根据波卡尔的说法，犹太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

* 探讨波卡尔对犹太人大流散态度的研究，参见 Hannah Kasher, “‘Why Is the Land in Ruins?’ (Jeremiah 9:11): Religious Transgression versus 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Writing of Maimonides and His Disciples,” in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Cincinnati (1998): 143-156. [Hebrew]; Shlomo Pines, “Some Topics on Polqar’s Treatise ‘Ezer ha-Dat and Their Parallels in Spinoza’s View,” in *Studies in Jewish Mysticism, Philosophy and Ethical Literature, Presented to Isaiah Tishby on His Seventy-Five Birthday*, eds. Joseph Dan and Joseph Hacker (Jerusalem: Magnes, 1986), 395-457 [Hebrew]; Shlomo Pines, “Spinoza’s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and The Jewish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Jewish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s. Isadore Twersky and Bernard Septimu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99-521; Shalom Sadik, “Negation of Political Success in the Thought of Rabbi Isaac Pulgar,” *AJS* 39 (2015): 1-13 [Hebrew]。沙洛姆·萨迪克 (Shalom Sadik) 在他的文章中试图将政治成功与犹太—基督教论战中的“奇迹理论”联系起来。本文中，我根据他的老师迈蒙尼德的观点考察了波卡尔的惊人论点，强调了两者的共同目的——否定占星术及其实践。然而，除了反对关于犹太人流放原因的传统观点外，波卡尔还隐晦地批评了迈蒙尼德的观点，即犹太人从事占星术是犯罪。

** 拉赫莉·哈利瓦 (Racheli Haliva)，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 沈剑或，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犹太思想系博士研究生。



了上帝的诫命,而遵守诫命使得犹太人以道德的方式约束自己和对待他人。而列国不受上帝诫命的约束,因此无法阻止他们以不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道德准则的差异,犹太人特别容易被那些不受道德约束的国家所征服、压迫和流放。

【关键词】布尔戈斯的阿布纳;犹太大流散;迈蒙尼德;艾萨克·波卡尔;犹太教—基督教对话

绪言

犹太传统看法认为,大流散是对背弃上帝诫命的神圣惩罚。^①在对这种“违法—惩罚”关系的众多解释中,迈蒙尼德(Maimonides)提出的自然主义解释脱颖而出。在迈蒙尼德看来,使用犹太律法所禁止的占星术是犹太人忽视战争之术的原因,这导致他们丧失土地。^②14世纪的哲学家艾萨克·波卡尔(Isaac Polqar)是迈蒙尼德的学生之一,他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他的论证最终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犹太人的大流散不是违背上帝律法的结果,而恰是服从的结果。波卡尔对大流散的解读,为理解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的最大灾难之一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其论述质疑了关于“犹太人在自己命运中所扮演角色”的既定理念,同时也表明其不愧为一名有主见的迈蒙尼德门徒。

① 关于犹太人大流散的传统解读,即犹太人因违背上帝而受到惩罚,参见 Augustine, *Contra Faustus*, 12:12; Judah ha-Levi, *The Kuzari*, 2:23, 3:11, 4:23; Nachmanides, *Kitvei ha-Ramban*, A, 294; Cf. Moshe Halbertal, *By Way of Truth-Nachmanides and Creation of Tradition* (Shalom Hartman Institute, 2006), 230, 246 [Hebrew]; Ehud Krinis, “Galut and Ghayba: The Exile of Israel and the Occultation of the *Shīrī* Imām — Comparative Aspects (Judah Halevi and Early *Shīrī* Literature),” *Jerusalem Studies in Arabic and Islam* 40 (2013): 245-299; Shlomo Pin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Jewish State According to Joseph Ibn Caspi and Spinoza,” *Iyyun* 14 (1964): 289-317 [Hebrew]; James M. Scott, *Exile: Old Testament, Jewish, and Christian conceptions* (Leiden & New York: Brill, 1997); Stephen K. Wright, *The Vengeance of Our Lord: Medieval Dramatization of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② 参见 Maimonides, “Letter on Astrology,” in *A Maimonides Reader*, West Orange, ed. I. Twersky (Millburn N.J.: Behrman House, 1972), 463-473。汉娜·卡舍尔(Hannah Kasher)在“‘Why Is the Land in Ruins?’ (Jeremiah 9:11): Religious Transgression versus 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Writing of Maimonides and His Disciples”中讨论过其中几种观点,除波卡尔的论点外,还分析了叶达雅·哈佩尼尼(Yeda‘ya ha-Penini)、约瑟夫·伊本·卡斯皮(Joseph Ibn Caspi)以及摩西·纳尔博尼(Moshe Narboni)的观点。参见 Elijah Del-Medigo, *Behinat ha-Dat*, Introduction。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波卡尔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迈蒙尼德的思想是连续的,尤其是注重以哲学的方式解释犹太教。波卡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是犹太阿威罗伊主义哲学学派的成员,包括撒母耳·伊本·提本(Samuel Ibn Tibbon)、闪·托夫·伊本·约瑟夫·法拉奎拉(Shem Tov Ibn Joseph Falaquera)、约瑟夫·伊本·卡斯皮(Joseph Ibn Caspi)、摩西·纳尔博尼(Moses Narboni)和艾萨克·阿尔巴拉格(Isaac Albalag)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用伊本·鲁世德^①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为世界的起源、上帝的非物质性和预言的本质等宗教难题提供哲学解决方案。

作为历史研究解读的对象,波卡尔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其前任老师布尔戈斯的阿布纳^②的主要反对者。^③波卡尔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致力于反驳阿布纳对自己信仰出身的攻击。阿布纳赞同古典基督教证明犹太教虚假性的论点,声称基督教的真理源于犹太人受压迫和堕落的状态。^④在其著作《正义之师》(*Moreh Zedeq / Mostrador de Justicia*)的序言中,他描述了自己皈依基督教的内心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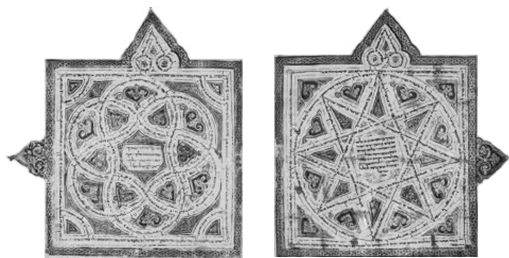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我看到犹太人身负重担,而我是犹太人的后裔。在长期被俘的历史中,

① 译者注:伊本·鲁世德(Ibn Rushd, 1126—1198),即阿威罗伊(拉丁语 Averroes),安达卢斯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大力支持者与传播者,其著作涉及哲学、医学、律法、神学等诸多领域,对中世纪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思想都产生重要影响。

② 译者注:布尔戈斯的阿布纳(Abner of Burgos,即 Alfonso de Valladolid,约 1260—1347)是 14—15 世纪犹太西班牙“改宗拉比”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之一。在人生前半段,他曾是亚里士多德派的犹太哲学家,后皈依基督教,成为一名新柏拉图式的基督徒,这使他成为中世纪为数不多的在哲学思想和宗教上产生过极大转变的哲学家之一。其著作大部分是辩论性的,常试图说服曾经的犹太同胞像自己一样皈依基督教,下文引用的段落亦能体现这一主旨。

③ 关于布尔戈斯的阿布纳和波卡尔之间关系的其他研究,参见 Isaac 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Philadelphia & Jerusalem: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61), 331, 333, 348, 357-358; Isaac 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Tel-Aviv: 'Am 'Oved Publishing house, 1965), 194-197, 202-203, 213 [Hebrew]; Shoshan Gershenzon, "A Study of Teshuvot La-Meharef by Abner of Burgos,"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Hebrew Literature in Jewish Histor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1984), 14-16, 18, 23-26; Jonathan Hecht, "The Polemical Exchange between Isaac Pollegar and Abner of Burgos/ Alfonso of Valladolid according to Parma MS 2440," A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Skirball Department of Hebrew and Judaic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1993), 51-88; Ryan Wesley Szpiech, "From Testimonia to Testimony: Thirteenth-Century Anti-Jewish Polemic and the Mostrador de Justicia of Abner of Burgos/Alfonso de Valladolid," A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2006), 1n2, 170-171, 192, 209-210, 233-235, 257-258, 288, 311-316, 322-323, 329-331, 334-336, 496.

④ 数位基督教思想家都强调了一个公认的论点,即犹太人受苦而基督徒繁荣,是因为前者拒绝接受耶稣为弥赛亚。参见 Augustine, *Contra Faustum*, 12:12。



他们被沉重的税负压迫、击垮，不堪重负，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荣誉和荣耀，而那些本身没有任何帮助或影响。一天，我正苦思这个困境，带着内心巨大的呼喊和苦楚，我走进了会堂，向主祈祷说：“主啊，我求你怜悯，求你看见我们所处的磨难。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基于什么？长期以来，你对你的人民——你羊群的羔羊——大发烈怒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外邦人会说：‘他们的上帝在哪里？’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祈求，照耀你已毁坏的圣所，怜悯你的百姓以色列。”我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焦虑，疲倦得睡着了。在梦中，我看到一位伟人对我说：“你为什么睡着了？明白我要对你说的话，振作起来，因为我告诉你，犹太人被虏这么久，是因为他们愚蠢糊涂，也因为缺乏公义的良师来告诉他们真理。这就是上帝对你说的话，平平安安地去吧。”^①

传统犹太人将流亡的苦难解释为犹太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正如我们在这段话中看到的，阿布纳接受了这种将流放视为对罪恶的惩罚的传统观点。然而，对他来说，犹太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真正的罪因是没有一位老师可以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② 此处“老师”可能指耶稣——第二圣殿时期，他的教训和预言被他的犹太同胞拒绝。然而，这里的“老师”更可能指的是阿布纳本人——书名 *Moreh Zedeq* 即“正义的老师”，此书旨在通过说服犹太人皈依基督教来拯救自己。

除了解释犹太人为何遭受如此长久的流放之外，阿布纳还提出了另外两个理论。在《对褻读者的回应》(*Teshuvot la-MeZaref*)——这是阿布纳给波卡尔的信《对异教徒的回应》(*Teshuvat Apikoros*)的回复中，阿布纳通过一个内部神学问题探讨了犹太人的现状：

解释诗篇的米德拉什^③中写道：“拉比约书亚·本·利未(Joshua ben

^① Abner of Burgos, *Mostrador de Justicia*, 12r/1:13, trans. Ryan Wesley Szpiech, *Dissertation*, 216. 参见 214—226 页斯皮耶奇(Ryan Wesley Szpiech)对这段话的讨论。Isaac 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1961), 328-330; Isaac 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1965), 202.

^② 在 *Mostrador de Justicia* (230v/2: 198)的另一章节中，阿布纳提出了经典的基督教指控，声称犹太人遭受了漫长而痛苦的流放，是因为塔木德圣贤拒绝接受耶稣为真正的弥赛亚。在阿布纳看来，只有那些接受基督教弥赛亚启示的人才配称为“以色列人”，而拒绝承认耶稣应验了这一启示的人则被判流放。参见 Szpiech, *Dissertation*, 383-384.

^③ 译者注：米德拉什(Midrash)作为文学类型，指犹太教拉比们对《圣经》的注解，主要分为解释律法的米德拉什(Midrash Halacha)以及解释律法外其他经文的米德拉什(Midrash Aggadah)。另外，米德拉什(Midrash)亦指使用这种解经模式对《圣经》进行注释的著作，后文提到的《创世记注》(*Genesis Rabbah*)即是一部对《圣经》中《创世记》(*Genesis*)一书进行解释的米德拉什著作。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Levi)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祈祷,却没有得到回应?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不可言说之名。但在来世的时间里,神圣唯一的主,赞美归于祂,将使祂的名字广为人知……《创世记注》(*Genesis Rabbah*) 13:2 中写道:“以色列人都为圣殿祈求,‘何时建造?’他们每天祷告:‘看看我们的苦难,为我们战斗。快救赎我们,完成救赎……’拉比约书亚说:‘他们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因为他们不知道神不可言说的名字。’”圣名是对神圣唯一的主——赞美归于祂——内在关系的认识,暗指三个基本属性:“智慧”“理解”和“知识”。祂通过这些创造了世界。正如解释过的那样,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化身和人类在两个世界中的救赎必随之而来……由于(不知主名)这罪,圣殿被毁,他们陷入流放。因为这罪,他们的结局(以及他们被放逐的结束)没有被揭示,他们也无法脱离流亡。他们没有为这罪悔改,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罪。^①

此处,阿布纳不再声称犹太人流亡是因为拒绝承认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而是依托拉比的说法,指出犹太人的福祉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否知道上帝不可言说之名。由于他们不再知道,因此没有得到承诺的安乐生活。之后阿布纳的神学解释转了个弯,辩称遗失的知识是三位一体的“智慧”“理解”“知识”;接受耶稣教导的基督徒现在拥有了通往美好生活的钥匙,他们目前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地位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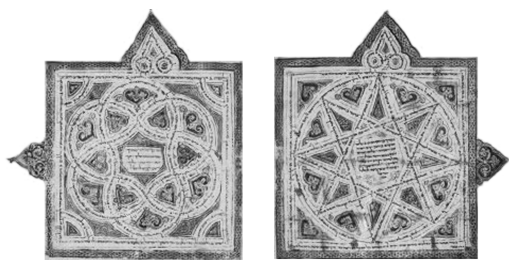
在后来的《对褻渎者的回应》中,阿布纳又对犹太人的长期流放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他们(犹太人)说,根据塔木德的教导,救赎并没有随弥赛亚而来,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怀有毫无来由的仇恨(*sina'at hinam*)。因此,他们没有被救赎,永远生活在流放中,是因为塔木德。^②

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被流放是因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这一拉比文学的观点发生了有趣的曲解:认为犹太人内部的无端仇恨导致了圣殿被毁和民族流亡的经典解释不再,反之,无端的仇恨被理解为从犹太人尤其是塔木德圣贤指向耶稣。他们拒绝去接受、去爱真正的弥赛亚,因而惹祸上身。

^① *Teshuvot la-MeZaref* 28a-b. Jonathan Hecht trans., *Dissertation*, 195-197. 阿布纳在《给拉比约瑟夫·沙洛姆的第三封信》(“Third Letter to Rabbi Joseph Shalom”)中持相同观点,参见 Judah Rosenthal, “The Third Letter of Abner of Burgos,”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and Booklore* 5 (1961): 42-44.

^② *Teshuvot la-Me haref* 33b.



波卡尔认为,除了反驳本土基督徒和基督教皈依者的批评外,重要的是重新审视自己所在的犹太社区也认同的对犹太人流亡的传统解释。如前所述,传统犹太人认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是由于他们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他们认为,遵守诫命可以保证安全和福祉,而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会招致神圣的惩罚,例如流散于各国之中。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对犹太人被流放所提出的原因恰巧趋同:双方都认为这是对罪的惩罚,只是对该罪的本质有分歧。对于基督徒来说,其本质是拒绝承认耶稣为真正的弥赛亚、拒绝他的律法,而对于犹太人来说,罪在于违反摩西律法。

一、迈蒙尼德对大流散的解释

波卡尔并不是第一个质疑关于犹太人流亡的传统观点的人。迈蒙尼德也广泛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作品为波卡尔所熟悉。因此,在引出波卡尔的论证之前,让我们先参考一下迈蒙尼德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虽然其与波卡尔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仔细考察会发现,它们在许多关键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迈蒙尼德曾就占星术给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圣贤写信,信中直接谈到犹太人流散的话题^①,并将犹太人的流散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领袖参与占星术活动联系起来^②。在其另外两部作品即《律法再述》(*Mishneh Torah*)和《〈密释纳〉评注》(*Commentary on Mishnah*)中,迈蒙尼德大量地解释了他对占星术的否定。

在关于占星术的信中,他写道:

这(即追求占星术)就是为什么我们丢了王国,为什么我们的圣殿被毁,为什么我们被带到这里(即流放);我们的先祖因犯了罪而不复存在,他们发现了许多关于观星者的书籍……他们没有忙于战争或征服土地,却认为研究这些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因此,先知称他们“愚顽”(《耶利米书》4:22)。他们是真正的傻瓜,“因为他们随从那糊涂无益的神”(《撒母耳记上》12:21,

① 关于该信的权威性,参见 H. A. Davidson, *Moses Maimonides, the Man and His 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94-501。

② 尚不明确迈蒙尼德指第一圣殿还是第二圣殿被毁;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两座圣殿的被毁被理解为一个连续事件。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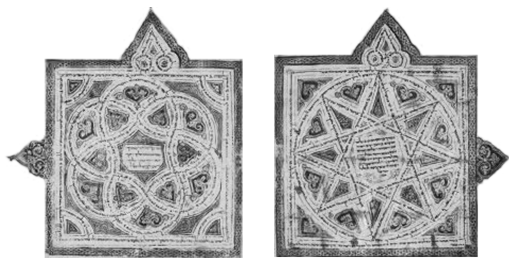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耶利米书》2:8)。^①

在此,迈蒙尼德试图将圣殿的毁坏和随后的流散解释为犹太领袖不负责任、非理性的迷信行为的自然结果。犹太领导人没有认真研究战争之术,以保护他们的人民,扩大他们的领土,却专注于无用的占星术书籍和占星实践,这在迈蒙尼德看来是犹太律法所禁止的;这些做法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受到了星星的保护。在这封信的后文中,迈蒙尼德辩称,天文学是关于天体及它们的位置和运动的真实知识,占星术则不同,是一门伪科学,因此必须反对。

在其著作《〈密释纳〉评注》中,迈蒙尼德对占星术的虚假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你们要知道,完美的哲学家不相信护身符。他们嘲笑护身符和那些认为它们(对肉体)有作用的人。这解释很长。我已经这么说了,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实际上可能所有人,都被这个大骗局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给愚弄了,认为它们是真理。可它们不是。(骗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便是我们托拉之民中最虔诚的人也以为它们是真实的,但这是被禁止的,因为托拉禁止这些。他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托拉警告过的荒谬虚假的事物,就像警告我们不要(相信)谎言一样。他们尊崇星星,将不属于它们的事迹归

① Maimonides, "Letter on Astrology," 464-473. 参见 Gad Freudenthal, "Cosmology: The Heavenly Bod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eds. Steven Nadler and Tamar Rudavsk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2-361; Gad Freudenthal, "Maimonides' Stance on Astrology in Context: Cosmology, Physics, Medicine, and Providence," in *Moses Maimonides*, eds. Fred Rosner and Samuel S. Kottek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1993), 77-90; Michael Katzman, "Maimonides' Rejection of Astrology," *Beloved Words*, Yeshivat Chovevei Torah Rabbinical School, 2, v. 2 (2006): 105-120; Howard Kreisel, "Maimonides's Approach to Astrology," *World Congress of Jewish Studies* (1994): 25-32 [Hebrew]; Tzvi Langermann, "Maimonides' Repudiation of Astrology," *Maimonidean Studies* 2 (1992): 123-158; Sarah Pessin, "Maimonides' Opposition to Astrology: Critical Survey and Neoplatonic Response," *Al-Masaq* 5 (1992): 1-15; Ralph Lerner, "Maimonides' Letter on Astrology," *History of Religion* 8 (1968): 143-158; Aviezer Ravitzky, "The Ravings of Amulet Writers: Maimonides and His Disciples on Language, Nature and Magic," in *Between Rashi and Maimonides: Themes in Medieval Jewish Thought, Literature, Exegesis*, eds. Ephraim Kanarfogel and Moshe Sokolow (New York: Yeshiva University Press, 2010), 93-130; Shlomo Sela, "Astrology in Medieval Jewish Thought (Twelfth-Fourteenth centuries)," in *Science in Medieval Jewish Cultures*, ed. Gad Freudenth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2-300; Shlomo Sela, "Queries on Astrology Sent from Southern France to Maimonides: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brew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in *Aleph: Historical Studies in Science and Judaism*, volume 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9-190; Schwartz Dov, *Astral Magic in Medieval Jewish Thought* (Ramat Gan: Bar-Il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92-121, 241-242, 263-266 [Hebrew].



功于星星。他们(早期的偶像崇拜者)摸清了星辰的规律(以借助它们的力量),制定了魔法、咒语、降灵、与星辰对话、恶魔、鬼魂、各样的诡计、通灵以及许许多多这类被托拉的真理之剑毁灭的东西。它们是偶像崇拜及其衍生物的根源。第一个骗局是(建立)占星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和科学推翻其基本前提。他们(占星家)说,这颗特定的星星是吉兆,其他则是凶兆;他们还说,天体的某一部分与某颗星相容,与另一颗星不相容,然而它们(天体)是一个整体,根本没有部分或组成部件。这两个观点是占星术的基础,如果被证伪——已经被证伪了,那么所有的细节到最后就分崩离析。^①

迈蒙尼德强调,科学已经证明,每个天体都是同质且不变的物体。^② 然而,占星家持有的两个主要假设都与这一事实相矛盾:首先,一些星星是吉星,而另一些是灾星^③;其次,每颗星星的球体上都有一个与该特质对应的“位置”。鉴于构成占星学的基本前提是科学错误,因此预言家、占卜师和占星家的结论仅出于偶然的关联,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迈蒙尼德对其论点的犹太律法式辩护,即我们在上述关于占星术的信中看到的那样,从事占星术与居住在应许之地的神圣契约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律法再述》中也得到了详细论述:

这些做法(占星术和巫术)都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的,是古代偶像崇拜者用来欺骗各国人民,诱使他们成为自己追随者的手段……任何人要是相信这类事物,并在心中认为尽管托拉禁止,但它们是真实的、科学的,这些人不过是傻瓜,缺乏理解力,与理智不成熟的妇女和儿童属于同一阶层。拥有智慧、知识完备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律法所禁止的做法,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都是空想和空洞的;只有那些缺乏知识的人才会被这些愚蠢行为所吸引,并因为它们的缘故放弃真理之道。因此,托拉禁止所有这些愚蠢

^① Maimonides, *Commentary on the Mishnah*, *Avodah Zarah*, 4:7; Cf. Dov Schwartz, *Astral Magic in Medieval Jewish Thought*, 104-106.

^② 茨维·朗格曼(Tzvi Langermann)的文章《迈蒙尼德对占星术的否定》(“Maimonides’ Repudiation of Astrology”)132页为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中忽略了这一观点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他认为《迷途指津》2:19探讨了球体的不均匀性,以解释神圣意志创造世界。

^③ 波卡尔在《信仰之助》(‘Ezer ha-Dat)第112页用了同一观点。本文中所有引用《信仰之助》的段落皆出自莱文格(Levinger)的希伯来语评述版(Tel-Aviv University, 1984)。英译本参见“Charles Manekin’s (trans.) Selected Chapters,” in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second edition, eds. Joshua Parens and Joseph C. Macfar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8-21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行为,并告诫我们:“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申命记》18:13)。^①

根据迈蒙尼德的观点,必须反对参与占星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哲学原因,虽然他没有在此处详细说明这个论点;第二个是历史神学原因。首先,他断定占星术在科学上是错误的,因此,任何追随占星术的人“都只是一个缺乏理解力的傻瓜”。其次,他指出占星术实践与偶像崇拜之间的历史联系:占星术是偶像崇拜者试图欺骗大众、巩固其地位的工具。他们自我赋予特殊力量,如预测未来^②、通过占卜医治病人等^③,并声称自己知道如何利用星星的放射物来达成这些目的。

那么,在迈蒙尼德看来,不可从事占星术一是因为占星术不基于科学/哲学研究,二是因为占星术在历史与神学上都与偶像崇拜相关。由此可见,由于圣殿时期的犹太领袖倾向于相信占星术,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为群体的福祉做出贡献,反而给同胞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迈蒙尼德出于历史和神学的缘由反对占星术,这使他有理由公开批评流亡前时期的犹太领袖。这些犹太领导人忽视了从事占星术危险致命的后果,导致犹太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

上述迈蒙尼德的科学论证对本文的论点至关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它是波卡尔确立其自然哲学论点的基础。^④ 其次,迈蒙尼德的方法——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被波卡尔当作工具,以达成《信仰之助》(‘*Ezer ha-Dat*’)的写作目标之一,即识别犹太社群内部的危机,主要指那些反对哲学研究的人的意见。^⑤ 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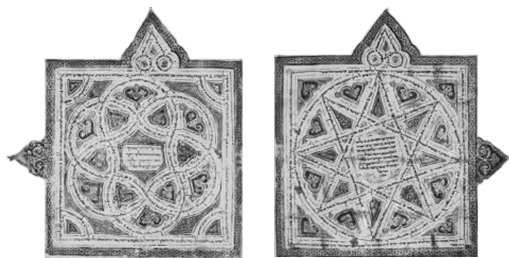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Laws of Idolatry and Ordinances of the Heathens, 11.16, Twersky, *Maimonides Reader*, 75-76. 含一些改动:迈蒙尼德在《也门书信》(“Epistle to Yemen”)第3章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并探讨了如何计算救赎日期,称尽管努力预测,该日期“没有人能够精准地确定”。参见 Maimonides, “Epistle to Yemen” in *A Maimonides Reader*, 450。

② *Mishneh Torah*, Laws of Idolatry and Ordinances of the Heathens, 11:6.

③ 同上,11:12。

④ 参见‘*Ezer ha-Dat*, Treatise Three, 105-153。在这篇论文中,波卡尔介绍了两位对话者,一位是学者,另一位是占星家。学者在对话中的主要目的是反驳占星家的说法,即占星术是一门解释星星对人类影响的学科。波卡尔使用迈蒙尼德的论证方法来反对——或至少谨慎对待——没有科学依据的领域,该方法在这篇论文中尤为显著。参见‘*Ezer ha-Dat*, 111。文中的学者是波卡尔的代言人,他以轻蔑幽默的方式将占星者所做的比作儿童游戏:占星者将人类的属性赋予一个个星球,正如孩子们给彼此安排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如国王、大臣等。孩子们和占星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知道自己在玩游戏,他们采用的所有人格都是虚构的,而占星者却相信自己虚构的理论是真实的。波卡尔称只有通过理智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同上,50。

⑤ 在“‘*Ezer ha-Dat*, Treatise Four”中,波卡尔主要关注几个犹太群体,他们将自己视为信仰的捍卫者。但事实上,波卡尔认为他们严重破坏了宗教原则。这些团体的成员包括传统主义者和占星者,威胁到了“那些从事真正的科学的人”(‘*Ezer ha-Dat*, 155)。



理性主义者,包括占星家和传统主义者,不通过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然而,哲学家拒绝任何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论点。因此,关于星星可以影响人类的说法,或者换句话说,上帝因为违背祂的诫命而惩罚犹太人的说法,由于缺乏科学依据,应完全否定。

至此,我们已经列举了三种解释犹太人大流散的不同观点。其中基督徒和基督教皈依者以及传统犹太人这两方的论点,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犹太人的流散,将其理解为对罪的神圣惩罚。第一种解释认为,犹太人的困境是由于他们拒绝耶稣为真正的弥赛亚,而第二种则认为这是犹太人不服从上帝诫命的后果。迈蒙尼德提出的第三种论点,试图证明犹太人的大流散是犹太领导人参与占星术的自然结果,这使他们忽略了研究战争之术。尽管迈蒙尼德改良了传统的神学解释,但他仍然采纳了这种解释的基本前提,即“犹太人的罪导致他们被流放”。然而,对他来说,罪是犹太人迷信占星术的后果,而对这种罪的惩罚是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方式。

二、波卡尔对犹太人大流散的自然主义解释

乍一看,波卡尔的解释似乎并没有偏离传统的观点,即流放是对罪的惩罚——无论是神圣的还是自然的。^① 这是因为波卡尔借鉴了迈蒙尼德的方法,在同一论述中向不同受众传达不同的信息。^② 因此,我们发现,在整个关于大流散的论述中,波卡尔对此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支持传统观点,这无疑是对传统的犹太读者的。以该种方式提出这一论点,传统犹太读者会认为波卡尔也赞同传统观点。第二个论点对大流散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解释,针对的是哲学读者。这种双重信息与波卡尔的声明一致,他在《信仰之助》的序言中提到,将在几个地方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以避免被社区同胞误解,指控他为异端。^③

波卡尔在《信仰之助》中如此开始他对犹太人大流放的讨论:

我们长期流亡,过着多灾多难的生活,为我们的灵魂所憎恶,但思想家们没必要将此作为证据,以证明我们的律法缺乏正当性,或者我们信仰的真实性不存在。相反,他们应该相信这恰恰标志着我们宗教的真实性、我们律法的公平性以及我们法规的公正性。明眼人该知道,越是精绝巧妙、非同寻

① 参见 Shalom Sadik, “Negation of Political Success in the Thought of Rabbi Isaac Pulgar,” 11-12. 作者为波卡尔传统的和理性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提供了几种解释。

② Maimonides,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Introduction (Pines’ edition, 18).

③ ‘Ezer ha-Dat, 2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常的宗教信仰(这是由理智的本性所证明的,它才是正确的评断者),就越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①

波卡尔在这里指出,理智的人绝不会认为,长期流放是摩西律法的“错误内容”导致的直接结果,相反,托拉反映了终极真理;然而,很少有人有能力去把握它的真正含义,大多数人追求的是肉体的欲望,不从事理论科学的研究,结果,他们无法理解导致特定事件——此处指犹太人大流散——发生的自然因果链。这种观点在哲学家中很普遍。在他们看来,只有少数人能够充分欣赏哲学,而大多数人却在削弱它的重要性。所以,只有少数人重视“真正的宗教”,而庸俗的人只会追随显然在政治上更成功的大众宗教。

这段论述后不久,波卡尔写道,犹太人被流放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诫命。波卡尔指出,在遵守上帝的律法时,犹太人受到道德准则的约束,而其他国家则不受此约束。因此,波卡尔称:

因为我们完美的律法禁止、告诫我们不要行这毫无价值的道路,并阻止我们犯上述卑鄙特质(嫉妒)的恶行;由此可见,我们将位于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者的行列;是被侵犯的一方,而不是侵犯者。^②然而,肉体的欲望,包括[嫉妒]这种特质,对其他民族来说并不被禁止,所以他们会成为压迫者和侵犯者。因为他们内心的邪恶倾向,即欲望,他们无法警惕犯罪。他们不明白邪恶是真真实实的邪恶。^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卡尔在此讲大流散描述为犹太人遵守诫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要犹太人忠实地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就永远属于“被压迫者”和“被侵犯者”。于是,这种激进的观点将流散解释为犹太人顺服上帝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所犯的任何罪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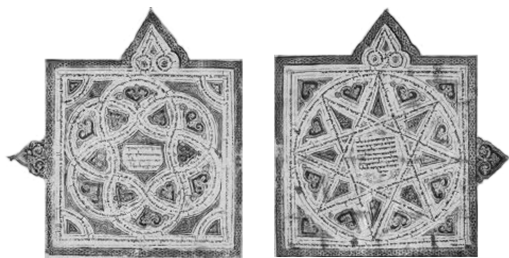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波卡尔对这一观点的阐述,是通过解释导致第二圣殿被毁和大流散的历史事件。在另一个段落中,他令人惊讶地写道:

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扎根于自己的土地时,我们区别于周围所有的民

① ‘Ezer ha-Dat, 51. 与波卡尔“真理不在多数”的观点相反,Origen等基督教思想家认为,一个宗教的教徒人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参见 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s,” in *Origen An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Prayer and Selected Works*, book iv, chapter one, 2 (Paulist Press, 1979), 172-173.

② 汉娜·卡舍尔认为,波卡尔的观点从犹太人的角度表达了一种顺从和谦卑的态度。我认为,波卡尔的论点仅说明了犹太人在遵守诫命的情况下必须考虑的伦理因素,我将在下文进行论证。参见 Hannah Kasher, “Why is the Land in Ruins?”, 154-156. [Hebrew].

③ ‘Ezer ha-Dat, 55;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21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族并高于他们。我们遵守自己值得称颂的律法诫命,这些诫命禁止各种身体的欲望,让我们远离它们……于是我们不再欺压他人。此外,我们有义务日日夜夜地研究律法和各种科学,这也是律法所规定的。而现在这却削弱、耗尽了我们的力量。^①另外,怜悯和温柔的特质被植入我们内心^②,我们开始忙于祭祀仪式和圣殿礼拜。结果,(开展)战争被我们遗忘了,武器也被废弃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忘却了他们曾学过的拉弓技能……因为我们想要远离邪恶而行善,寻觅追求和平。此时,我们周围民族的特征与正义的特征相反……他们心中充满了刚硬和残忍,因为他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着巨大的欲望和嫉妒,正如大卫所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诗篇》120:7)……因为他们的方式是像野兽、熊和狮子一样攻击。他们不与我们讲和,而是咬牙合力毁了我们的殿,掳走我们作俘虏。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流散在各处的土地上。^③

波卡尔对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处境的最初解释,引起了对其他民族伤害犹太人的严厉批判,毕竟犹太人只是寻求和平。波卡尔称,目前的情况体现了犹太人的律法与其他民族法律之间的主要区别。他严厉地批评了圣殿时期迫害犹太人的外邦人,指责他们缺乏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在社群内的行为,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行为。

波卡尔的解释与迈蒙尼德一样,试图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阐释大流散。然而,虽然迈蒙尼德批评犹太领袖依赖观星,但波卡尔却为犹太人的道德行为辩护,并指责其他国家缺乏道德约束。更重要的是,对于迈蒙尼德来说,大流散是犹太人违法的结果;而对波卡尔来说,则源于对同一律法的忠实遵守。此外,波卡尔同意迈蒙尼德的观点,即犹太人未能制定战争策略、征服土地。然而,迈蒙尼德认为,犹太人没能研究发展战争之术,是因为他们忙于从事占星术——在他

① 参见 *Babylonian Talmud*, *Tractate Sanhedrin*, 26:b, “תורה מתישה כחו של אדם.”

②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chapter 3, “Signum circumsicionis etiam hac in re tantum posse existimo, ut mihi persuadeam, hoc unum hanc nationem in aeternum conservaturum, imo nisi fundamenta suae religionis eorum animos effoeminarent, absolute crederem, eos aliquando, data occasione, ut sunt res humanae mutabiles, suum imperium iterum erecturos, Deumque eos de novo electurum.” (“在我看来,割礼是非常重要的标记,我甚至可以说服自己,该标记会永远保护这个民族。不,我甚至相信,若不是他们的宗教基础使他们的灵魂变得软弱,他们甚至可以——如果机会允许,毕竟人的事情如此多变——重新建立自己的帝国,上帝可能会再度选择他们。”)在斯宾诺莎看来,是犹太教的根基削弱和软化了犹太人的灵魂,造成他们被流放的处境。参见 Shlomo Pines, “Some Topics on Polqar’s Treatise ‘Ezer ha-Dat and Their Parallels in Spinoza’s View,” 440; Shlomo Pines, “Spinoza’s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and the Jewish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718.

③ ‘Ezer ha-Dat, 55-56;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21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看来这是犹太律法所禁止的。因此,犹太人的罪是他们从事被禁止的行为,结果受到惩罚并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相比之下,波卡尔则认为,犹太人并没有专注于研究战争之术和战略,是因为他们忙于学习《托拉》(Torah)和科学,因此他们比其他民族更羸弱,最终遭到侵略,并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

然而,在本话题讨论的最后一段,波卡尔似乎用更传统的神学观点取代了他对犹太人大流散的激进的自然主义解释。粗略读来,他倾向于传统观点,视大流散为对罪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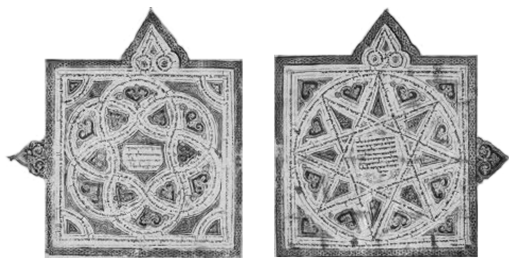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我们虽然接受了对上帝的真实信仰,成为圣洁且尊于其他所有民族,但却身陷痛苦和流亡。至此,我已经用基于自然的演示和论证为大家阐释了其中原因。至于那些嫉妒我的人,不要质疑我违背了严格的信仰路线,根据自然来进行论证。因为,事实上,我这样写只是为了“知道如何回应异端”。我相信应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城市因我们的罪而被毁,我们的圣殿因我们无数的过犯而荒废,我们因自身的罪过而被逐出自己的土地。上帝将以祂的怜悯为我们的诸多赎罪行为救赎我们,并将分散的同胞聚集在一起。祂将拯救我们,并带领我们屹立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①

汉娜·卡舍尔(Hannah Kasher)在关于该主题的分析中对波卡尔的真实观点持怀疑态度。^②卡舍尔认为,波卡尔是出于反驳基督徒的理由提出了激进的自然主义观点。在她看来,波卡尔提出这种有争议的解释,动机是针对他自己的社区,向他们证明“历史上的以色列”是真正的以色列。虔诚善良的犹太人通过遵守诫命获得了这些道德品质,而基督徒因为犹太人遵守诫命而厌恶他们。卡舍尔总结道,这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并不反映波卡尔的真实观点,因为从神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论点是薄弱的。从神学上讲,它削弱了“犹太人赎罪后会得到上帝救赎”的整个犹太信仰理念。从历史上看,波卡尔的论点与《圣经》的解释并不相关,《圣经》将圣殿被毁与以色列人的罪直接联系起来。

与卡舍尔的观点相反,我建议对波卡尔关于犹太人大流散的讨论进行不同的解读。我认为,波卡尔不太可能在不厌其烦地对犹太人的灾难阐述了创新独特的见解之后,最终再提出常见的传统神学理由。在我看来,关于犹太人的流

① ‘Ezer ha-Dat, 56. Manekin’s translation, 219.

② 参见 Hannah Kasher, “‘Why Is the Land in Ruins?’ (Jeremiah 9:11): Religious Transgression versus 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Writing of Maimonides and His Disciples,” 155-156; Shlomo Pines, “Some Topics on Polqar’s Treatise ‘Ezer ha-Dat and Their Parallels in Spinoza’s View,” 432-438; Shlomo Pines, “Spinoza’s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and the Jewish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506-508.



亡,波卡尔实施了迈蒙尼德的策略,即一边向大众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一边向细心的读者提供隐晦教导。波卡尔在《信仰之助》的序言中明确强调,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他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以避免被那些无法理解他的哲学方法的人指责为异端。^① 因此,他故意提出这种传统观点,以防止他的社群成员指责他违背传统的神学观点。^②

于是,在上文引用的段落中,波卡尔假意声称自己提出自然主义观点“只是”作为对异端的回应,上下文暗示异端指的是布尔戈斯的阿布纳。然而,他提到那些“嫉妒”他的人、那些可能指责他捍卫哲学观点而不是神学观点的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以这种方式结束该章节是出于为教义辩护的原因。因此,他并没有指责外邦人缺乏道德准则,并利用犹太人遵守律法而欺压他们,而是强调外邦人迫害犹太人,摧毁他们的城市,并将他们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这都是犹太人咎由自取。

在他对犹太人大流散的最后一段讨论中,波卡尔向传统主义者发表了讲话。我认为,他是带着歉意甚至虚伪选择赞扬——至少部分地赞扬传统方法。因此,波卡尔选择在讨论的结尾重归传统主义的观点,将大流散视为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惩罚。波卡尔以传统观点结束他的讨论,旨在强化自己社群成员的精神——他们无视基督徒和基督教皈依者的指责,依旧接受传统的解释。如果说阿布纳和他的同类遵循的是基督教的神学主张,即上帝抛弃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波卡尔在此则是强调了犹太人的对应论点。他转向传统的犹太神学观点,根据该主张,流放是对犹太人不遵守上帝诫命的惩罚。因此,结论是犹太人必须继续遵守上帝的律法,为自己赎罪,同时拒绝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耐心地忍受他们目前的处境。他们应这样做,直到上帝出于祂的怜悯,因忠实遵守律法奖赏他们、救赎他们。

结论

波卡尔遵循迈蒙尼德使用的隐晦方法,针对两种不同受众,提出两种关于犹太人大流散的不同解释。一种是针对传统主义者的神学解释,而另一种是他原

^① 参见 *‘Ezer ha-Dat*, 27。

^② 波卡尔多次应用迈蒙尼德的方法,例如,关于预言,他提出了“传统”观点——此处也是迈蒙尼德的观点,即先知高于哲学家(*‘Ezer ha-Dat*, 158)。另一方面,他与后来斯宾诺莎的观点相呼应,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即哲学家高于先知,因为他们可以解释如何获得知识并教导他人,而这两项技能是先知所缺乏的。参见 *‘Ezer ha-Dat*, 44, 8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创的激进解释,针对的是更有洞察力的读者。通过这种做法,他为传统犹太人提供了标准的神学论据,以削弱当地基督徒和基督教皈依者的神学指控。同时,他为细心的读者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以削弱基于无法证明的超自然因素或迷信的论点。

波卡尔反对传统的犹太观点,即犹太人因违反上帝的诫命而受到惩罚。他进一步反驳了基督徒和基督教皈依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罪是拒绝耶稣为真正的弥赛亚。波卡尔认为,犹太人因严格遵守上帝的诫命而遭受漫长痛苦的流放。遵守上帝的律法,意味着受道德准则约束的虔诚人比不遵守任何法律的人遭受更多的痛苦。因此,通过遵守诫命,犹太人寻求的不是外在的物质利益,而是内在的益处。

既然大流散是犹太人严格遵守上帝诫命和列国不道德行为的结果,根据此逻辑,流亡将在以下两个事件之一发生时结束,即犹太人违背上帝的诫命,并因此变得与其他民族一样不道德;或者,其他民族将采用一种道德准则约束自己,并以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包括犹太人。